

## 南宋末年流行於福建邵武一帶的詩派新探

李銳清

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

### 導 言

南宋末年，福建邵武一帶有很多人不同意江西詩派「無一字無來歷」的主張，提倡學習唐詩來作為對抗。這羣人中有姓名可考的共二十餘人，其中的領袖人物就是鼓吹「以禪喻詩」的嚴羽。他率領同鄉宗族親友共同提出這個理論，對南宋末年福建一地，尤其是邵武的詩風有很大的影響。同時，與嚴羽交往的有戴復古(1167—?)、王埜、李賈等人，他們日夕論詩，邵武儼然成為一個小型的詩壇中心。由於僻處一隅，而且時間也接近末祚，所以這一派的議論，也隨著南宋的滅亡而不為人所知。就算他的同鄉，宋末元初的黃公紹在嚴羽死後不久，搜集他的資料時也感到困難。所以後世的文學史家很少留意到這一派的活動，沒有給予適當的評價。這一派只有嚴羽的理論著作——《滄浪詩話》傳世，而其他人則只有零碎的資料流傳下來，很難刻劃出一個全貌。所以宋元之際，並不能廣泛地產生影響。但是這一派的主張，依然在福建一帶傳播。如嚴羽的學生嚴斗巖、再傳弟子黃清老，以至於明初閩中十子，都是繼承這種風氣的。福建長樂人高棟在編纂《唐詩品彙》時也以嚴羽、林鴻(閩中十子之首)之說來作為標準。由於長期被人忽略，本人嘗試探討這詩派在當時的傳承情況，以供其他人作進一步的研究和評價。這詩派沒有名稱，而嚴羽剛好是這一派的領袖，所以就借用嚴羽家族生活地的「滄浪」來命名為「滄浪詩派」了。

### 南宋末年福建邵武一帶的詩風

黃鎮成(1288—1362)撰《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說：

吾鄉自滄浪嚴氏奮臂特起，折衷古今，凡所論辨，有前輩所未及者。一時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以唐為宗，而詩道復昌矣！是時家各有集，惜行世未久，海田換代，六丁取將。暘谷陳君士元，網羅放失，得數十家，大懼湮沒，俾鎮成芟取十一，刊刻傳遠，一以見一代詩宗之盛，一以見吾邦文物之懿。……我朝文治復古，諸名家傑作，齊驅盛唐。……<sup>1</sup>

1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九「陳暘谷先生士元」條引，頁四上至四下。《閩中理學淵源考》，清李清馥撰，見《四庫全書珍本》二集，民國六十一年(1971)臺灣商務印書館據文淵閣本影印本。

根據黃鎮成的說法，在當時提倡唐詩，經過戰亂而作品在元代仍然找得到的，不過數十家；到了現在，有名字可以根尋的，才二十餘人；而作品流傳下來的，除一二人外，更絕無僅有。他們大都是嚴羽的家族或者朋友。以下試分成「嚴羽家族」和「閩中友好」兩部分來敘述：

### 甲、邵武嚴氏家族

據《(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文苑」門說：「嚴羽，……家於邑之莒溪，其地曰嚴坊，滄浪之水出焉。」<sup>2</sup>這裏提到嚴羽在當時居住在名叫「嚴坊」的地方。又同書卷二八《古蹟》類之「園宅」門，說嚴羽宅在「嚴坊」。既然稱「嚴坊」，南宋時一定有很多姓嚴的人居住過。嚴羽《送主簿兄之德化任》詩說：「唐世諸嚴盛西蜀，鄭公勳業開吾族。後來避地居南閩，幾代詩名不乏人。叔孫伯子俱成集，我兄下筆追唐及。少年賜第明光宮。……」<sup>3</sup>既然說「幾代詩名不乏人。叔孫伯子俱成集」，則嚴氏一族自然是人數衆多的了。又這兩句話，指的大抵是與嚴羽同時代的先後輩人而言，因為下文接著說「我兄下筆追唐及。少年賜第明光宮」，即是上文先來個當時父子叔侄俱能詩的概括，然後烘托出主簿兄(嚴粲)卻是衆人中之翹楚的寫法。

關於邵武嚴氏的家世，史書上並沒有記載。同上引《(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文苑」門「嚴參」條下案語說：

宋理宗時，邵武名詩家者，莫如嚴氏之盛。其羣從九人皆能詩，世稱九嚴，而羽、仁、參、粲爲最著，列於郡志，外皆逸而不傳。<sup>4</sup>

由此可知，嚴羽族中能賦詩的有九人。據明代嚴氏同邑人何望海參校的《滄浪吟》卷首，這九人的名字是：

曰肅，字伯復，號鳳山；曰嶽，字景壽，號三爰；曰必振，字玉父，號衲翁；曰必大，字季海，號駢室，有《毛衲集》；曰奇，字士穎，號艮齋；曰若鳳，字子野。以上六人，合三嚴而九，而粲不與焉。豈以九人者皆布衣成名，而粲登第受官，故不與耶？<sup>5</sup>

嚴羽、嚴仁、嚴參、嚴肅、嚴嶽、嚴必振、嚴必大、嚴奇、嚴若鳳合稱九嚴。至於嚴粲何以不入九嚴之列，其詳不可得知。《(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儒林」門「嚴粲」條則說：

2 卷二十一，頁十九下。《(重纂)邵武府志》，清徐兆豐等纂修，民國五十六年(1967)臺灣成文出版社據光緒二十四年(1898)刊本影印本。

3 見《適園叢書》本《嚴滄浪先生吟卷》，卷三，頁六下。

4 同注2，頁二十下。

5 同上注引。

嚴氏有羣從九人，皆能詩；惟粲以經學傳。<sup>6</sup>

大抵就是嚴粲以經學知名，所以不入九嚴之列吧！又據林見素《滄浪詩話序》說：

有號半山者，與鳳山子野並稱。<sup>7</sup>

所以《(重纂)邵武府志》繼續說：

是九嚴之外，又多二人矣。豈何氏[按：指何望海]所列，或得諸他書，抑第據嚴氏族人所傳，或有不在九嚴之數者耶？

此外，《(重纂)福建通志·宋經籍·毛衲集》條<sup>8</sup>與《福建通紀·福建藝文志》之《毛衲集》<sup>9</sup>所引，大抵相同。又何喬遠《閩書》「泰寧縣天湖巖」條下卻說：

下有莒溪，流嚴坊，與滄浪水合。宋末有九嚴：鳳山嚴肅、三休嚴參、三愛嚴岳、衲翁嚴必進，駿室嚴必太、良齋嚴奇、樵丈人嚴仁、子野嚴若鳳、滄浪嚴羽，俱能詩。羽著《詩法》流傳於世。先有嚴粲者，著《詩緝》，朱文公《詩傳》多采焉。<sup>10</sup>

這裏九嚴的名字，除嚴必振作嚴必進、駿室作駿室外，完全相同。

至於林見素所說的嚴半山，與嚴鳳山之子嚴野二人，李清馥卻另有說法：「其[指嚴羽]子鳳山，鳳山子子野、半山。」<sup>11</sup>即是說嚴羽有子名鳳山；而鳳山又有二子：一名子野，一名半山。林見素所說的嚴野，這裏作嚴子野，並說二人是嚴羽的孫子。按李清馥所引據的是《閩書》與郡志，《閩書》所引已見前；至於郡志，則不知是甚麼時候的郡志有這樣的紀錄？雖然不能確定從屬關係，但宋末嚴氏一族，已知道的起碼有十二人。他們曾經出版過《嚴氏家集》，吳陵作序。(見黃公紹《滄浪嚴先生吟卷序》)又嚴羽有《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嚴羽既稱吳陵為「出繼叔」，可見兩人有親戚關係；吳陵本身也可能姓嚴，也許是「出繼」於臨安姓吳的人，才改姓吳的吧！《福建通志》卻說他是嚴羽的同鄉。<sup>12</sup>

又《宋元學案補遺》有「徵君嚴斗巖先生」條，說：

嚴斗巖者，邵武人也。為邑儒。先至元[1264—1294]季年，有詔徵之，不起。黃提

6 同上注，頁四下。

7 同注4後引。

8 卷七十九，頁七上至七下。《(重纂)福建通志》，清孫爾準等修，清同治七年(1868)正誼書院刊本。

9 《別集·宋三》，頁七下。《福建通紀》，民國五十七年(1968)臺灣大通書局據民國十一年(1922)刊本重刊本。

10 卷二十七「方域」門，頁三十三下。《閩書》，明何喬遠撰，明崇禎四年(1631)序刊本。

11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九，「嚴儀卿先生羽」條，頁七上。

12 卷八十九，頁二十下。

舉清老師事之。先生曰：「吾昔受學于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sup>13</sup>

《(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列傳」門「黃清老」條也說：

嚴斗巖詔徵不起，清老師事之。斗巖曰：「吾昔受學於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憾矣！」<sup>14</sup>

說法相同。嚴斗巖也可能是嚴羽的族人。

據上所述，南宋邵武嚴坊一帶，可謂人才鼎盛，單單姓嚴的詩人就有十三、四人，難怪嚴羽自詡「幾代詩名不乏人，叔孫伯子俱成集」了。所以《(重纂)邵武府志》引「宋舊志」稱讚邵武一地說：「理學淵源，上接伊雒；比室絃誦之聲，洋洋盈耳，當時號小鄒魯」了。<sup>15</sup>

以下分別對可考的嚴氏各人加以簡述：

(一)嚴羽 羽，字儀卿，號滄浪逋客。與同鄉杜東、杜耒、嚴仁、嚴參，合稱二杜三嚴。論詩提倡學習唐人，排斥江西詩派、理學派等，很得鄉人的推戴，與戴復古、王埜、李賈等經常論詩。著有《滄浪詩話》，後人輯有《嚴滄浪先生吟卷》三卷傳世。

(二)嚴粲 粲，字坦叔，一字明卿，號華谷，羽之族弟。<sup>16</sup>登進士第，隨袁甫為幕僚，<sup>17</sup>曾任全州清湘、青州耒陽等令。<sup>18</sup>後來在臨安當「朝奉」一職。<sup>19</sup>「精毛氏詩箋註」，<sup>20</sup>著有《詩緝》。<sup>21</sup>林希逸為《詩緝》作序說：「發昔人溫柔之意」、「鉤貫根葉，疏析條緒，……辭錯而理，意曲而通；逆求情性於數千載之上，若見其人。」<sup>22</sup>嚴粲也有詩名，林希逸說他「早有詩名於江湖間」。<sup>23</sup>他與嚴羽同時跟戴復古交往，戴復古的《贈二嚴》說「粲也

13 卷四十九，頁二百七下。《宋元學案補遺》，見《四明叢書》第五集，民國五十五年（1966）臺灣國防研究院中華大典編委會據民國二十六年（1937）刊本影印本。

14 卷十九，頁五十五上至五十五下。

15 卷九《風俗》，頁一下。又《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二十三《朱子邵武汀州門人並交友》（頁一下）所引，大約相同。

16 《宋百家詩存》卷十七《華谷集》曹庭棟記。《宋百家詩存》，清曹庭棟輯，清乾隆六年（1741）嘉善曹氏二六書堂刊本。

17 袁甫有《贈嚴坦叔序》說：「同僚三年，坦叔之助不可縷數。」見《蒙齋集》，《武英殿聚珍本全書》本，清道光八年（1828）福建布政使吳榮光重刻，二十七年（1847）補修本。

18 《石屏詩集》卷五有《寄耒陽令嚴坦叔》，頁十五上。《石屏詩集》，《四部叢刊續編》本，民國二十三年（1934）上海商務印書館據鐵琴銅劍樓藏明刊本影印本。

19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朝奉嚴坦叔粲」條，這時可能在臨安，頁二十一下至二十三下。

20 同上注。

21 《閩書》說：「朱晦翁《詩傳》多採其語。」案嚴粲自序作於宋理宗淳祐戊申八年（1248），距朱子去世（宋寧宗六年，1200）已四十八年，《閩書》誤記。

22 《閩中理學淵源考》，卷八，頁二十三上引。

23 同上注，頁二十二下。

苦吟身，束之以簪組。徧參百家體，終乃師杜甫。」<sup>24</sup>但是現存《華谷集》的詩，清雅超俗，正如曹庭棟所說的「其詩清迥，脫去季宋縵膩之習」。<sup>25</sup>並未見有苦吟的痕跡和模仿杜甫的感覺。相反，林希逸卻評論他的詩：「五七言幽深夭矯，意具言外；蓋嘗窮諸家閨奧，而獨得風雅餘味。」<sup>26</sup>著有《華谷集》一卷、《嚴氏詩草》。

(三)嚴仁 仁與嚴羽、嚴參齊名，亦即黃公紹所說的「三嚴」之一。關於他的生平，黃公紹引吳陵序《嚴氏家集》說：「仁字次山，好古博雅；蜀吳曠之叛，楊巨源誅曠，爲安丙憲而殺之。(常)[嘗]作《長憤歌》，爲時所傳誦，蓋其所立有絕人者。行事大略如此。」所得資料寥寥可數。據《(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文苑」門，知道他多了一個別號叫「樵丈人」。<sup>27</sup>著有《清江欸乃集》，今不存。作品散見於《詩家鼎鑊》、《宋詩紀事》卷六三和《全宋詞》等書中。

(四)嚴參 「三嚴」之一。黃公紹引吳陵序《嚴氏家集》說：「參，字少魯，志則崖岸外無廉穢。論議之間，微見其際。若曰：不充貢大廷，當拜詔衡宇。或勸廣交延譽，則掩耳不答。高卧中林，瞪眴一世，號三休居士。」著有《月繼集》，今不存。作品散見於《詩家鼎鑊》、《宋詩紀事》、《全宋詞》中。

(五) 嚴必大 必大，字季海，號駢室。著有《毛衲集》。

(六) 嚴肅 肅，字伯復，號鳳山。一說是嚴羽之子。《詩家鼎鑊》收有他的詩一首，與《宋詩紀事》所收者同。

(七)吳陵 陵，字景仙，一字(號？)季高，臨安人，羽之表叔。看嚴羽跟他通信時的語氣，只像平輩，不像叔侄，大抵兩人的年紀相近。嚴羽集中有《客中懷表叔吳季高》、《歲暮得表叔吳景仙書因寄》二首和一封《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吳陵論詩也推崇盛唐。當嚴羽寫成《詩辨》篇時，曾經出示吳陵；吳陵不同意《詩辨》中「以禪喻詩」的說法，以爲不合儒家之道。信中又談到盛唐、晚唐詩的大體分別，與評詩用語「雄深雅健」、「雄渾悲壯」的異同。<sup>28</sup>由此可知，吳陵對詩也有自己的見解。吳陵曾經爲《嚴氏家集》寫過序言。

(八)嚴斗巖 《宋元學案補遺》說：「嚴斗巖者，邵武人也，爲邑儒。先至元[1264—1294]季年，有詔徵之，不起。黃提學清老師事之。先生曰：『吾昔受學于嚴滄浪，今得子相從，吾無恨矣。』」<sup>29</sup>《(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列傳」門「黃清老」條所引，大略相同。<sup>30</sup>

24 《石屏詩集》，卷一，頁十八下。

25 同注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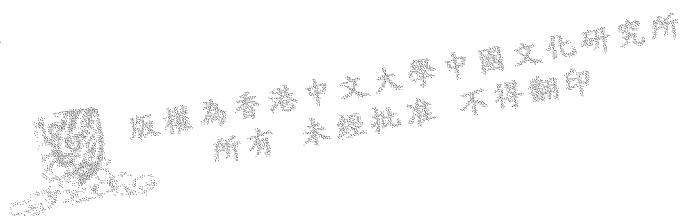
26 同注22。

27 卷二十一，頁二十下。

28 參看《答出繼叔臨安吳景仙書》。

29 同注13。

30 同注14。



至於其他六人的資料，就不得其詳了。

### 乙、閩中友好與「滄浪詩派」

據上文引黃鎮成《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說「一時同志之士，更唱迭和」，但是這些同道是誰，《序》中卻沒有明說。《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九「嚴儀卿先生羽」條引《閩書》及郡志說：

羽詩雖祖唐人，然其體裁勻密，詞調清壯，無一語軼繩尺之外。同時[天]台人戴石屏深加獎重。其子鳳山，鳳山子子野、半山，邑人上官閔風、吳潛夫、朱力庵、吳半山、黃則山，盛傳宗派，殆與黃山谷「江西詩派」無異。<sup>31</sup>

這裏說得很清楚，嚴羽除了寫詩話推崇盛唐詩以外，自己的創作也以學唐為主。同時受他的詩論影響，跟他走唐人路數的，除了兒子鳳山、孫子野、半山之外，還有同鄉的朋友如上官閔風、吳潛夫、朱力庵、吳半山、黃則山等人。流風所趨，成為詩派，幾乎與黃庭堅的「江西詩派」並行。除了上述數人以外，又有朱汝賢、賴均、賴鑄、賴誼老等人，《(重纂)邵武府志·〈人物〉》類「文苑」門「上官偉長」條說：

上官偉長，號閔風山人。與嚴羽友善，工詩。同邑人吳夢易，字潛夫，其詩亦派出羽。朱正中，字叔大，號力庵，官至通守。黃裳，號則山，及正中子汝賢，俱有詩集行於世。賴均，字仲秉，嘗集郡人詩，名曰《碧環風月》；又著《素王世紀》等書。其族人有曰鑄者，字成之，號竹莊，亦有文名。又有誼老者，字希賢，號南溪，本嚴氏子，出為賴氏後；為文慕三休居士而步驟之。<sup>32</sup>

去其重複，共得九人，都有姓名可考，大抵全屬滄浪詩派中人。以下試簡述各人生平：

- (一)上官偉長 偉長，原名良史，號閔風山人，與嚴羽兄弟相交往。《詩家鼎衡》、《宋詩紀事》共收有《尋嚴丹邱東潭居》二首、《河梁值雨有懷嚴羽》等詩四首。著有《海岳外篇》、《閔風山人詩集》。<sup>33</sup>
- (二)吳夢易 夢易，字潛夫。著有《吳潛夫詩集》。
- (三)朱正中 正中，字叔大，號力庵。官至通守，撰有《詩學初稿》。
- (四)黃裳 裳，號則山。著有《適興集》。
- (五)朱汝賢 汝賢，字志學，正中子。

31 頁七上。又《福建通志》卷八十九也說：「邑人上官偉長、吳夢易、朱叔大、黃裳、吳陵盛傳宗派，幾與黃魯直江西詩派並行。」(頁二十下)

32 卷二十一，頁二十下至二十一上。

33 見《福建通志》，卷七十九，頁六下。

(六)賴均 均，字仲秉。曾編郡人詩集為《碧環風月》，並著有《素王世紀》等書。

(七)賴鑄 鑄，字成之，號竹莊。有文名。嚴羽集中有《賴成之還自江西感舊有贈》、《再送賴成之出都》、《秋夜臨汝館懷友人陳聘君、賴竹莊》三首。

(八)賴誼老 誼老，字希賢，號南溪，本姓嚴，出為賴氏子。文章學嚴參。

(九)吳半山 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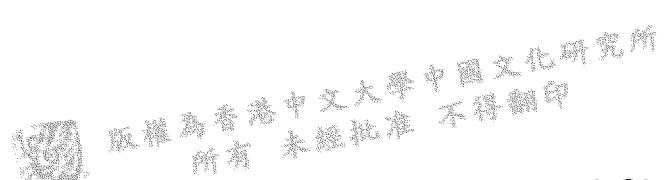
以上九人，據《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說，大抵都有詩集，但是至今都已湮沒無聞了。

計這一節與上節人數合起來，有姓名可考者二十二人，都是宗唐一路；人數之多，可與「江西詩派」相埒；與「江湖派」相比，也毫不遜色。這派本無名稱，因為嚴羽是這詩派的主導人物，姑名之為「滄浪詩派」。<sup>34</sup>但是這詩派的勢力只及於邵武一帶，未能擴展到其他地方；又詩派中人的作品，多已佚失不存，未能供研究詩史者參考，所以後人未予以立派，也未予以適當的評價，這是很可惜的。中文大學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至於戴復古、王埜、李賈等人，不是出生於邵武，逗留在該地的時間又短，產生的影響不大，這裏就不準備詳述了。<sup>35</sup>

34 日人林田慎之助雖然也有類似看法，但是他對《福建通志》「幾與黃魯直之江西詩派並行」的說法表示懷疑，認為這只是《福建通志》的誇大。但是這種說法在《福建通志》前的《閩中理學淵源考》卷三十九「嚴儀卿先生羽」條已有此說。又上文《武陽耆舊宗唐詩集序》中也略微透露過這個消息，何況當時的「江西詩派」已逐漸衰微，先有「四靈派」，後有「江湖派」起來與它抗衡？私意以為《福建通志》這個說法有一定的可信程度。又林田氏說嚴羽等人曾建立有「滄浪詩社」，不知何據？林田氏論文《嚴羽の詩學》，見《小尾郊一博士古稀紀念中國學論集》，日本昭和五十八年（1983）東京汲古書院出版，頁564。

35 三人中，戴復古與李賈的意見較接近嚴羽。王埜雖然與嚴羽論詩意見不合，但也無減於嚴羽詩論對邵武一帶詩風的影響。（參看朱霞的《嚴羽傳》和戴復古《石屏詩集》的《論詩十絕》。）



# On a School of Poetry Prevailing around Shao-wu in Fukien at Late Southern Sung Dynasty

(A Summary)

Li Yui Ching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ketch an outline of a school of poetry which was influential in the area of Shao-wu in Fukien late in the Southern Sung dynasty. The formation of the school with the principle of inheriting the spirit of the poetry of the T'ang dynasty, was meant to be a reaction against the Chiang-hsi School of Poetry (江西詩派) which advocated the dogmatic principle of writing nothing which did not echo something in the writings of past ages. The new school which was succeeded by the Ten Poets of Min Chung (閩中十子) in early Ming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Yüen and Ming dynasties as evidenced by the compilation of the *T'ang-shih p'in-hui* 唐詩品彙 by Kao Ping 高棅. As a result of wars, almost all literary records of the poets in the school were lost, except the *Ts'ang-lang shih-hua* 滄浪詩話 by Yen Yü, the key figure of the school. It is the aim of this paper to provide, from the local records of the province, a picture of the school for historians of Chinese poetry.

